

## 艺术家的性情

□陈世旭

中国当代画家,我最喜欢吴冠中。不仅仅因为他的作品刷新了中国油画拍卖纪录,某种程度更因为他是被非议最烈的人。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狂妄不羁,狂话连篇,大放厥词。而我恰恰是在这里,看到他对艺术的满腔热忱,孜孜追求。他说:“艺术的冬天考验着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热爱着艺术。如果真爱,就不会放弃。苦难和坎坷是孕育艺术的土壤。感情压抑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那才可能会有好的作品。平淡的人生,平淡的情感,不能出艺术。”

如果说李白是“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近现代油画领域里的吴冠中绝对可以说是“寥寥几笔,就是整个江南”,简约而不简单的构图风格,融入细腻感情的创作灵感,每一幅画作里都寄托着他向世界、对生活的炽热深情。他的水墨画构思新颖,章法别致,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表现出来。他喜欢简括对象,以半抽象的形态表现大自然音乐般的律动和相应的心理感受。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具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

艺术家多是感性型人格,都有点也许常人难以理解的“怪癖”或难以接受的“脾气”。沉醉于自我的想象世界,表现出对热闹场的抽离,显得与众不同,对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事物入迷至深。很多时候,跟身边人比较,他们是性情中人,直率,不圆滑,孤僻,执着,富于情感,对事物有独特的看法,对人情世故有独到的处理。

与吴冠中的横眉怒目相比,齐白石的率性更多一些湘人的质朴。曾经有幸看到几幅他生前随意撰写的对来访者的告白门条,诸如:

“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后面一行小字:“吾年八十矣,尺纸六,每圆加二角。”

首先说明:绝不减价,绝不吃请,绝不合影,要画可以,拿钱来。我八十岁了,不议价,一尺六块银圆,外加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

“鄙人养病,午前出门闲游,午后申时接客。”  
别随便打扰,要找“鄙人”,下午三点以后来。  
“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给钱。”  
买卖就是买卖,别扯什么“交情”,如果你还是“君子”,还知道羞耻,就照价付钱。

“去年将毕,失去五尺纸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  
明明白白告诉之前拿走了五尺纸草的那位仁兄,别以为我不知道谁是“得者”,识相的就赶紧交买画钱。

“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谨此告知,恕不接见。”我也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从一件家常事中感受到一个大艺术家傲骨铮铮。

“凡我门客,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请莫再来。”  
老爷子心性坦然,喜怒哀乐形于色,形于笔,即使在一张小小的纸片里,也能看到他的幽默耿直和心性坦然。

艺术家是性情中人,他们为情而生,亦为情而死。情感之于他们,如同空气,他们从情感中探知精神力量,用艺术宣泄对世界的理解;他们追求无限、追求永恒,决不重复别人,也决不重复自己;他们敏感,犀利,多愁善感。即便困厄、孤单,所有人们都不堪其忧,他也不改其乐。

他们也许往往是孤独的,却也肯定是幸福的。

## 文史杂谈

## 强说愁

□尤今

一名对写作有兴趣的学生,把她在课余完成的作文交上来,请我批阅。

这学生,是一位十五岁的姑娘,来自小康之家,性格开朗活泼,做事尽心负责。在家里,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在学校,是众多老师的宠儿。

她那篇习作的篇名是:“月明之夜”。

内容叙述她在一个月亮高挂天空的夜晚应邀到海边去参加同学的聚餐会。出门时,看到皎洁的明月,想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股愁绪飘上心头。到了海边,看到波涛汹涌的海浪,想到世事的难以预料,她愈发愁得难以自抑了。后来,烤肉的香味,同学的欢聚,都无法改变她的心境。她悒悒而来,忧忧而归。回到家里,从窗口望见那轮明月,忍不住泪流满面,唏嘘感叹人生无常。

全篇文章,笼罩在一片刻意制造出来的“愁云惨雾”里,情感异常造作,读着时,好似不小心吞了一块冰,脑神经不时起着鸡皮疙瘩。

为赋新词强说愁,是初习写作者的通病。他们总错误地认为:把自己囚禁在“忧悒的象牙塔”里,才能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他们也错误地认为:文章里有泪、有愁,才能打动读者的心。所以,明明是把快乐拥抱在怀里的人,不老实地表达自己的快乐,反而虚虚实实地渲染自己的莫须有的忧愁。这一类作品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摆在厅堂里的一盆塑胶花,冰冷的、无味的、没有活力、没有生气的。

心中有爱有恨,就坦白写写那爱那恨;心中是喜是愁,便如实报道那喜那愁;拿出真实的自己,反映真实的情愫,这样的作品,才是根植于泥土里面的鲜花,活的。

## 大家V微语

## 忍耐是对自己的尊敬

□毕淑敏

●有一些伤口,用羊肠线不能缝合,用止血钳不能锁闭,用皮肤不能覆盖,只能犹如鱼嘴般敞开着,直到墓土将它敷掩。

●生命中的痛苦就像盐,看你把它溶解在一个多大的容器中。如果搅入一个袖珍的奶锅,不得了啦!你会被腌成酱菜。如果是海湾,便云淡风轻了。人类远没有伟大到窥破一切真相的程度。所以,你要忍耐。

●无论表面上我们如何伤痕累累,一蹶不振,破败不堪,我们依然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与生俱来,谁也剥夺不走。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贬值。

●我们虽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件,但可以改变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不要让以往的焦虑消损了我们享受眼前美好快乐的能力。而在危难恐怖的情境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从不知晓的内在潜力。不离开,坚守着,有时便会有种运气。忍耐,有时简直就是神圣。

●我原来很不善忍耐,如今渐渐有所好转。我曾以为忍耐是对别人的恩典,其实,现在才明白,这是对自己的尊敬。确信自己的理念,不需要急赤白脸地证实自己高明。知道己和真理同在,便可以独自一人守候。能体察到万物的多样,便不再强求他人的赞同。忍耐让我安静。安静中,让人更多地感到,自己是温和而有力量!

初逢薯叔,是冬日一个傍晚。

我去接女儿下课。风呼呼吹着,梧桐叶在街面上打着旋。尽管我不停跺脚,但扫过地面的寒风依然从裤筒里灌进来。

“怕是要落雪喽!”我回过头,循声望去,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双手缩进棉衣的袖口,拉低的毛线帽盖过眉骨,坐在一个街边铺子中,旁边是一个烤红薯的炉子。

“冷,真冷呢。”我走进铺面,站在他的炉旁,身上仿佛暖了一点。

烤红薯的炉子不高,烤熟的红薯密密匝匝地放在炉面上,能嗅到一股淡淡的焦香。

“等人吧?要不要来个烤红薯?”我点点头,更多的是想用红薯暖暖手。“红心的,甜着呢。”大叔没有称,直接从炉沿上取下一个热乎乎的红薯递给我,“尝尝薯叔的手艺。”“薯叔?”见我解,他爽朗地笑起来,“这条街上都这么喊我。”

我低头摩挲着红薯,感受从手心传来的暖意。不一会儿,接连来了几个主顾,薯叔忙开了。大家离开时,都回头喊一声,“薯叔,天冷,早点回去。”薯叔回一句,“路上慢点,回家趁热吃。”

炉子里的炭越烧越旺,通红的火光映着薯叔消瘦的脸庞,一双戴着黧黑手套的大手,不停地翻动着炉子里的红薯。

仿佛一见如故,薯叔话多了起来,竹筒倒豆子般给我聊起他的经历。他刚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从乡下进城已经五个年头。之所以干起这个营生,跟一段往事有关。

薯叔年轻时在外地打工,有一年乘汽车回家过年,买票时却发现,藏在棉衣里的路费不翼而飞。他悻悻地走出站口,碰巧遇见一个卖红薯的外乡人。

“我也不顾脸面了,就和那位大哥搭话,让他借我一程路费。”薯叔回过头笑着问我,“你猜大哥咋说的?”

我话还没有出口,薯叔又接了过

去。我观察老人的爱情。婚姻动不动超过30年、40年的一对,如果你是当年沿街追着路人问“你幸福吗”的年轻记者,问其中一方:“你爱老伴吗?”对方可能一愣,惊讶于你怎么提这样低级的问题,下一个问题会不会是:“您每天需要睡觉、吃饭吗?”资历足够深厚的中国夫妻,践行“包子馅不在褶儿上”的哲学久了,把爱情融入生命的全程,日常的所有细节,无意中忽略了总其成的形而上学。

普通日子,一切都习惯成自然。早上,赖床的是老太太,老头子6时起床,到外面溜达,听鸟叫去。一个小时后他回到家,餐桌前落座,热乎乎的麦片粥端上来,咖啡的温度、烤面包的成色,都有一定之规。吃完,各自读报。如果看到有趣的、新奇的、有争论必要的标题,两人会交谈,否则,起床以后,不必发一语。然后,老太太出门买菜,如果是周末,会在上超市前去社区的康乐中心跳

## 城市笔记

## 薯叔

□吴昌勇



去。“万万没想到啊,那位大哥看我也是从农村出来卖力气的人,二话没说先招呼我吃个红薯。”薯叔说,“我一下子心里安稳了。”

接下来,薯叔不仅填饱了肚子,还顺利借到了路费。

半个多小时的讲述里,我知道除了在家种红薯的老伴儿,薯叔还有一双儿女。几年前,儿子考进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都是薯叔烤红薯挣来的。那晚我离开时,他又将一个红薯塞给我女儿。我要付钱给他,他连忙推拒:“自家种的,不值钱,让娃暖暖手吧。”走了老远,回过头,薯叔还在笑着和我招手。

又见薯叔,是一年之后的年关,我下班后往家里赶,突然听到有人跟我打招呼,“小伙子,过年回老家不?”我扭过头,

正是薯叔。

不长时间的寒暄,我努力帮他打开一个心结。薯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还处了称心的对象,想接他和老伴儿去省城过年。“怕给娃子丢脸呢,怕别人知道他有一个烤红薯的爹呢。”薯叔摇摇头,脸上的笑容倏然隐去。我一个劲宽慰薯叔,去吧,过年在一起就图个热闹,年轻人不会嫌弃这个家,更不会嫌弃您。

年后的春天再见到薯叔,烤炉换作了水果摊,他正拿着保温杯喝白米粥,人瘦了一圈。老伴坐在他身旁,不停地重复着:“慢点喝,慢点喝,别呛着。”

看见我,薯叔强打起精神招呼。他告诉我,过年去了省城,查出自己胃里长了个东西。我顿时心头一紧。“但是手术很成功。”看我面色凝重,薯叔补充道。拍着他的肩膀,我一时无语。大妈眼圈红了,低着头:“医生让他休息,孩子也让他休息,他就是不听。”

“我要给孩子凑月供呢。他们不嫌弃我,说有我这样的爹不丢人。他们前些日子还回来陪我卖水果呢。”说到孩子,薯叔又露出了笑容。

春天过后,我没有再见到薯叔;秋凉了,路过那条街,也没有看见薯叔。冬天时,我再来到薯叔的铺子,关着门,依旧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有薯叔的手机号码。想打过去,但手又缩了回来。跟附近的商贩打听才知道,薯叔的儿子把他接到省城去了,薯叔要抱孙子了。

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感冒了,在诊所打点滴,百般无聊,就发了朋友圈。突然一声手机提示音,薯叔的微信头像跳动一下。“小伙子,我是薯叔,你咋感冒了,天冷多穿点。我又开始烤红薯了。你有空过来,吃几个烤红薯,暖暖身子……”

我知道,那个热情的薯叔又回来了。我告诉护士,把我的点滴调快一点,我要去见一个老朋友,他在等着我!

## 爱情的“利息”

□刘荒田

舞,定期学习瑜伽。午后,老先生在沙发上小坐,困了便躺下,一个小时后醒来,身上总盖上一张软和的毛毯。

他们都知道,拌嘴比年轻时候多,老了火气反而大起来,不知道原因何在。好在都明白没什么大不了,孩子都已成家,搬走,后辈什么事都不劳动他们。吵的名堂都是极小的,如电视机的声音太大、手机不知放哪里、阳台的兰花忘记浇水。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接待朋友方面,老先生要在家开火,老太太不愿意,为的是太多碗碟洗不赢。老头子说我来洗好了,她不愿意,理由是他把厨房搅得满地水渍,害她费三倍时间清理。

吵架,不理睬,晚上在双人床,背对背。明天起来就忘记了。老来光阴消

逝越来越快,转眼间,孙儿女上小学了,满月那天被祖母抱着照相,老人家差点坐不稳,因为太高兴的缘故,这一幕,仿佛发生在昨天。他们突然觉得,走路不大得劲,思量买拐杖。他们都没有提及爱,都认为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是外国人的过火行为。他们连爱这概念也淡泊得很,习惯已够他们安心。

原来,他们只在使用以青年时热烈的恋爱,中年的同甘共苦存下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如果不出现在下的状况:一方感情别恋被发现,面临婚姻存亡的抉择;一方遭遇意外或生绝症,生命出现危机。他们就这样维持下去,直到命运摊牌的一天。

人生至此,不必牵手的配偶,以地底下不可见的根连接着。他们的姻缘,就好好在极度的平凡,因平凡而无人干扰、掺和、搅局,直到生命的终点,才豁然明白,爱情的本金和利息都花在整个人生里。